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painting style 2007 · 卷 7

策划·张修竹 主编·怀一 执行主编·子游

畫風



先天知事物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就像人各有天资禀性一个人太笨就是孔子学来教他也没用同样如果食物本性好即使证易牙这样的名厨来烹调也成不了美味我失大体举例说明猪肉应挑皮薄的不能有腥臊味鸡也要用过的嫩鸡不要老鸡鲫鱼要身扁的肚白的黑背的熬熟了肉体僵硬鳊鱼以生活在湖水溪水中为好长在江里的定是骨节多得如树杈稻谷喂的鸭肉质白嫩而肥硕伏土上长出的笋节少而味鲜同一种火腿好坏有天壤之别同样产自浙江台州的好比冰和炭相比冰和炭可以去甚远凡此种种可以说以味推一般的说一桌菜肴看厨师手艺否成而成而采买人的水平否成作料须知作料与厨师好比女人与衣襟首饰女子貌若天仙又会涂脂抹粉然而穿得破破烂烂即使西施也难以显示她的美善于烹调的人用酱会甲夏日三伏天制作的酱还得先尝一尝它的味道是否甘美油用香油还要分辨是生油



民以食为天

李津画



李津作品

天地元法度生，養其吾性，通神情。喫茶去。

所謂
正本
清源
是三十
年封
建大儒
的打作
宋包和
初陽架
就其年
的自修
的自前
有增顯
先打未
“愛向代息
厚最左用玩
笑原的有致
笑身
自和也。



魏晉風度，任其醜樸。

烏鴉帶冠，豈嫌鳳凰禍
眼書下矣，老老去成了這宗
們心才的靴子。

丁亥年 西湖四海園 朱振庚 畫

己而情性標大得滑
得不強勉，材堅大得滑



穆桂英

楊宗保

朱振庚畫
吳正民贈
楊宗保

朱振庚作品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风. 卷7 / 怀一编.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5410-3440-4

I. 画... II. 怀... III. 美术—中国—丛刊 IV. J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2540 号

[画风]

HUA FENG

策 划 张修竹
主 编 怀 一
执行主编 子 游

责任编辑 李咏玫
装帧设计 二月书坊
责任校对 培 贵 倪 瑶
责任印制 曾晓峰
图文编辑 左建春 陆 虹 丁文卿 薛 茗
图文制作 陈 旭 刘文成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成都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北方印刷厂
成品尺寸 787 × 1092mm
印 张 13.75
图 片 283幅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3440-4
定 价 46.00元

■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水墨聚焦·当代中国画邀请展发言 / 61

画里画外

刘二刚 / 10

说说看画的

大丰谈艺

朱新建 / 12

与范一民对话

中国目前的书画市场

山东是一个缩影

探访画家

朱振庚 / 16

无所谓对错

龙瑞 / 32

中国画蕴含着中国人
非常宝贵的审美标准

张志民 / 50

丘壑文章

姚鸣京 / 72

奇山异水

张子康 / 88

只要画得好就一定有价值

孔戈野 / 98

气势有些表面气格才最重要

张继刚 / 114

老笔纵横泼莽胭脂

杨子江 / 124

树木有春意江山如故人

程凤子 / 134

静得江山妙收天地

李文亮 / 144

自赏孤芳

教学现场

范扬 / 160

身在此山能见真

画家中坚

王艾婷 / 176

画画也是生活

黄丹 / 186

雾里看花

画家影像

周亚鸣 / 66

刘明波 / 154

马骏 / 196

画廊推荐

林海钟 / 200

赵跃鹏 / 202

子游点评

陈北辰作品 / 203

马未定作品 / 204

田绍登作品 / 205

于艺堂推荐

胡石作品 / 206

于水作品 / 207

易英作品 / 208

画人笔记

于水 / 209

二刚与白石

武漢 / 211

什刹海的幸福生活

老風 / 212

客大丰寓所流水账

作品选刊

许芸作品 / 213

插页

二月画坊 / 48

藏画指南 / 214

藏画导报 / 215

刘庆和

张伟民

刘二刚

林容生

李洋

何加林

魏鸣京

胡石

于水

李津

武艺

林海钟

梁弘健

4

· 怀一



2007 水墨聚焦

大展览①

当代中国邀请展
Focus on Chinese Ink & Wash

2007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ing Invitation Exhibition

邵大箴·学术主持 余丁·策展人

Shao Dazhen, Academic Organiser
Yu Ding, Curator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中央美术学院

Organizers: 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enter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开幕时间 / 2007年7月3日下午17:00时

展览地点 / 中央美术学院多功能厅

展览时间 / 2007年7月3日至9日

painting style [画风综述]

水墨聚焦 当代中国画邀请展发言

余丁：我们这次办“水墨聚焦”展有两个目的：一是在学术层面上展现当下中国画的面貌；二是想把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水墨画推广到世界各地。

邵大箴：水墨画主要强调的是笔墨，这次展览所选择的都是近些年在水墨画探索和研究领域取得一定成就的画家。水墨画在当下中国画坛有不少争论和讨论，大家取得了一些共识也存在一些分歧，我们应该用更加开阔的思路来探讨这些问题，画家的探索也应是多元的。

展览给我的印象：一是此次大家参展的作品都是通过精心准备才拿出来的；二是我觉得都还存在着意境和格调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是为了市场在画画而忽略了意境和格调，水墨画肯定要走向衰败。另外，此次参展的都是中青年画家，这个势头非常好。

郎绍君：中国画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是走向开放，而90年代的时候是走向回归。现在中国画的现状已经是多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风格。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中国画，这样才可以对话。现在衡量中国画的主要是资本和市场，而不是政府和政党。市场对书画是双刃剑，当下书画市场虽然非常繁荣，但我想提出几点不足：

1. 一些画家过分强调个人的爱好、趣味，甚至是自己很隐私的东西，别人完全不理解的东西，没有去关注更大的社会意义。

2. 画家的艺术追求是远离现实，对社会尤其是弱

势群体很少关注。现在一些画家生活条件比较优越，这本身无可非议，这是时代所赋予的。问题是我们的画家在进入这种优越的生活后，就很少关注社会的痛楚，怀古追古本身无可指责，但也应有感而发，而不是无病呻吟。

3. 摆在成名画家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你要不要突破，要不要提高，怎么提高。上世纪80年代我写过一篇文章《高原停顿》，看到很多画家的风格化的重复很严重。这不是不可以，但自己要有很清醒的把握，不要做没有生命力的重复。另外，成名的画家容易为名所累。艺术创作应该往前走，现在的艺术家没有良好的艺术状态，当然也就很难成为大家，而这个时代需要大师。

4. 现在很多中国画家没有代表作，没有惊世之作、经典之作。而作为画家还是应该有些这类作品。

夏硕琦：匆匆地看了作品，马上就要发表意见不是很成熟，只说一些我的观感。这次参展有许多新人，总的感觉是在这么一个开放的、文化思想最自由最活跃的时代，画家风格多样。可以看出每个艺术家探索的处境，触觉伸向了四面八方。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对味道的追求。没有气味就是麻木的民族，也有理论家提出我们是一个味觉思维的民族。从农民形象中品味出质朴的味道，从菩萨的形象中品出禅的味道。画家有自己的一种风格，而评论家有自己的尺度，但有些画就没有办法衡量，可能和自己的审美观念及自



部分参展画家合影

己所受的教育有很大关系。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灿烂的文化，在世界文化领域中有许多原创性，有丰厚的民族文化积累，对传统的继承是永恒的话题。我们从传统的优秀资源中需要吸纳的东西太多了，现在的创作和古人相比较还是有相当的差距。水墨画的创作是非常讲究精神性的。石涛说过，一种高的绘画境界不是对画的模拟，而是自己精神感悟的一种印象的创生，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生命的状态。所以我们的画家在物质生活丰富后还应该向更高的精神领域前进。

张志民：这是一个非常关注中国画的展览，选的画家非常的好，都是国画界各个地域和各个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中央美院是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殿堂之一，许多方面是我们地方美术院校应该学习的。

尚辉：我这是第二次看展了。这个展览在上海也看过，虽然作品不完全一样。此次的整体感觉是更加的冷寂一些。我特别同意郎绍君先生的观点：“高原停顿。”因为在座的许多画家都很熟悉，所以这种感觉特别的强烈。我非常惊讶刘进安先生的画，本来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画家，却画出了很有古意的画。这是停顿还是前进，我就知道了。至少是艺术家没被某一种文化氛围所俘虏、所吸引。他的两种风格表现的

差异非常大，由此想到一个问题：20世纪以来到今天用水墨画出来的画，我们用二元对立的方法考虑，一个是古代的中国、一个是今天的中国，从这个展览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今两种绘画是并存的。我们知道20世纪是一个混杂的社会，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化的特点给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回归古代中国的一个反作用力，20世纪我们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失去了很多东西，现在我们要找回来，当然这里存在一个怎么找的方式。在我看来，现在许多画家完全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意义里面。文化是有超越性的。我们有可能在符号里面生活在另外一个空间里，但这种意义在哪里是必须追问的。面对20世纪以来的这种两种绘画的价值判断，怎么去看这两种不同的生长及我们怎么来评价它，就我个人而言，用纯粹的符号回到古代的意义只有与当下的语境结合才是有意义的。我更喜欢一个混杂的20世纪的社会，我们应该关注我们自己所处的现实，这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当代水墨画家应当追求新环境中的人文关怀，作品要和当代生活构成关系。当然在笔墨技法上追随传统无可厚非，因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和西方文化互相借鉴中树立民族文化的形象，最终要靠回归传统文化。

何家英：几位评论家老师的评论对当代水墨画是非常中肯的。现在我们各个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过去取得成果的背景是一个寂寞和贫困时代。幼时学画的时候是没有金钱的概念，我在学画的老师那里没有花费过一分钱，连过年拜年也不会买东西去看望老师，吃饺子都是在老师家。老师的乐趣就在于拿着一卷画的学生身上，过去的师生关系是单纯的艺术关系。后来下乡更是刻苦，就算只有二十分钟，也要去画个写生。画画本身是为自己在画，有了这样的观念进步是飞速的。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艺术思潮的进入、商品化的开始，大家的追求开始改变。那时在天津办绘画班时，我把这两个问题看得很清楚，自己就下决心要找一条正确的可以走的道路。解放以来，大家都在探讨山水、花鸟、人物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绘画的本质是表现生活，表达自己的情感，当然也要有个受众群，没有人理解是不行的。看看中国历史、西方历史，许多伟大的作品是不可以丢弃的，这需要坚持的勇气。好作品往往是在你最艰难的时候产生的。中国的笔墨、品格是坚决不能丢掉的。在寂寞

中容易彷徨，但寂寞之道也可以成就一个人许多可贵的东西，比如“非典”时期的安静、寂寞让许多画家创作了很多好作品。我主张学习文人画，那样会对中国人的绘画有更深刻的理解。画工笔的人初画写意就会显得很幼稚，如对写意不了解，工笔也只能停留在很匠气的水平。

我觉得人最可贵的是对生活的热爱，我们要同自己斗争，不断提高，让自己不断地投入到生活中，更不可以脱离时代，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人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关注当代的问题，这是突破和造就自己的核心问题，画家不只是在技法上要有所突破。

邹跃进：这次展览可以看出画家整体向传统回归。武艺的画不一定人人都能看得懂，他追求的是现代生活中那种意趣，但他的意味和传统是息息相关的。我有一些感想：当代的水墨和上世纪80年代所表现的水墨不一样，他们追求的是新世纪的人文关怀和传统构成关系，要从传统中找到语言来表达。第二，怎么看待上世纪80年代的“新文人画”在今天的价值。仅仅是传统的复制是没有意义的，“新文人画”的新到

林海钟 禅林平远图 138×70cm×3 纸本设色 2006



底在哪里？二十年过去了，我认为“新文人画”最重要的价值是对传统的回归。那批画家所生长的年代和传统的中国画虽有了相当长的距离，表面上看是一个简单的复制，实际上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他们每个人在追寻传统笔墨的路径都不一样，都是下了许多的功夫来提炼自己笔墨的品格，每个人都是相当不容易。第三，我非常赞成刚才两位评论家对画家的更高要求，画家要在现在的高度上走得更远些。从国家的文化层面上来说，中国画要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同西方文化的互补、借鉴、抗衡之中树立自己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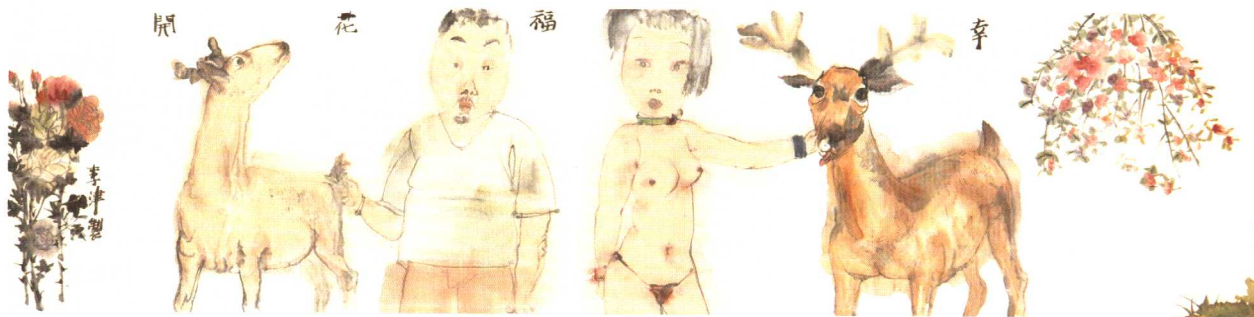
龙瑞：展览办得非常好，非常讲究，作品都是精选出来的。展览布置也是非常精致，把中国画从装裱的角度讲究起来。以前许多次参观中国画展览就像是秀水街卖衣服一样挂得特别密集，而国外的展览是好多聚光灯打在一幅画上。中国画就不用聚光灯了吧！加了聚光灯要加钱。这样总觉得我们的艺术品上不了档次。但这次不同，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新颖。我们每当说到中国画的时候，都是在力求有些参照，而有了这种观念以后，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变得非常不纯粹了。在中国画的文脉上，我们要有正本清源精神，说句老百姓的话就是干什么吆喝什么。中国文化有点像太极拳，不会以年代而区分的，不管过多长时间，其核心精神是一样的。中国画说到底是个做人的学问，是中国大的文化派生出来的。用别人的概念来套我们自己的东西，结果是口径不太合适，老是漏水。我们把自己民族的东西做大做强，一门心思朝这个方向画下去，自然就会有我们的代表作，外国人自然会承认。我们每个画家都要用心画好每一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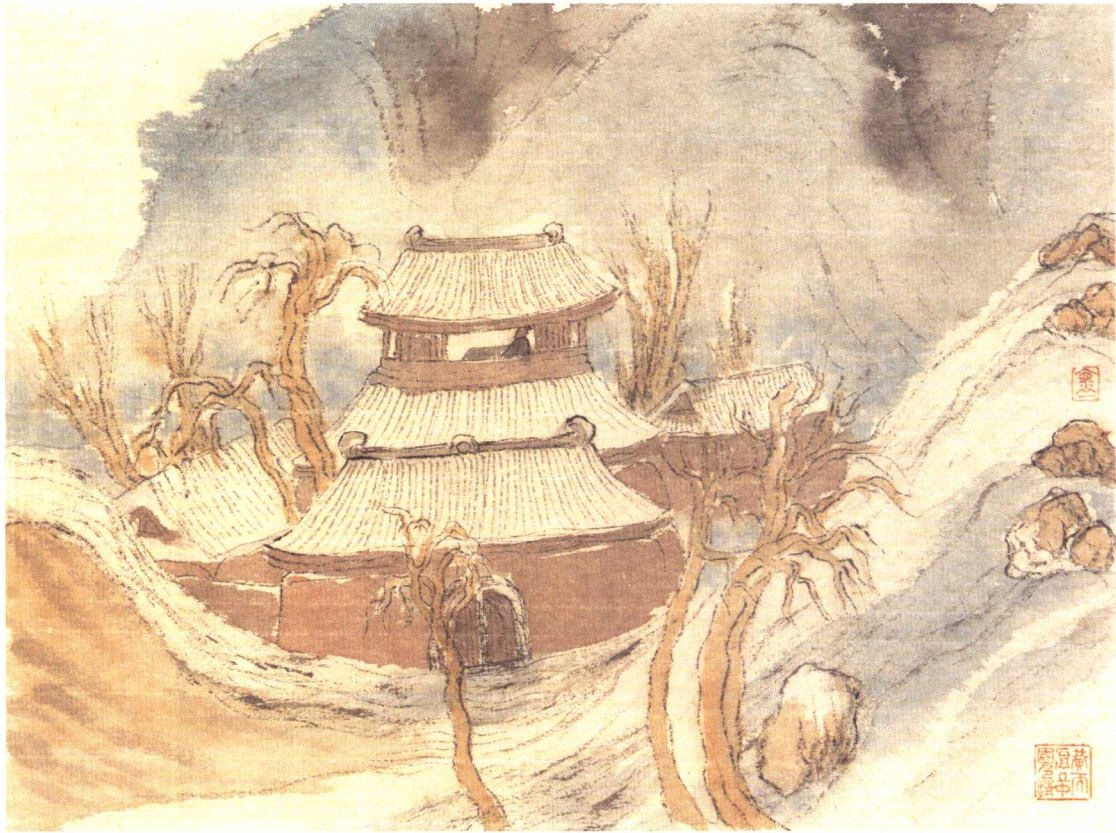
北鱼：首先感谢中央美术学院，感谢邵大箴先

生，感谢组织者能把展览办得这么好。有人把当代水墨画分三块：一、学院派；二、现代水墨；三、“新文人画”，而这次展览是以“新文人画”为主。中央美院举办这样的展览是很不容易的，非常难得。过去的几十年，“新文人画”一直是民间关注多些，但是严格说“新文人画”，其实就产生于中央美院。这三个流派中，只有“新文人画”地地道道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我们自己不继承，外国人是不会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自己的东西只有我们自己来解决，尽管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关注和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是有意义的。中国画要复兴，我们要振兴的、我们要输出的只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学人家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往外输出的。但是，是否我们就应该依照古人的样子画下去呢？我不赞成这样做。既然我们要学习自己的传统，就要有志气超越传统，而对传统的超越主要是从审美上去超越，因为你从其他方面是没有办法超越的。我们不可能从技法上超越宋元，我们想超越古人，唯一的选择就是从审美上超越。中国画不像西方那样分好多流派从审美上发展下来，但中国绘画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审美发展是一直伴随其中的。当代中国画家应该注重审美意识的问题，应该注重审美的层次，应该注重审美的发展，并不是说画个洋楼，画个汽车就算超越古人了。

朱新建：我觉得画画是一件事情，而说画画又是一件事情，这两件事在一块讲是很难说清楚的。像踢足球一样，踢球是一回事，而说球又是一回事。踢足球的人肯定不能听说足球的人怎么去踢，那肯定要踢死。但看足球的人要听说足球的人怎么说，否则看得没有多大的意思，我觉得“说画画的人”和我们这些画

李津 幸福花开 34 × 136cm 纸本设色 2006





怀一 小关夜画册 23×31cm 纸本设色 2006

画的再有看画的一起组织起来变成了画画整个游戏。游戏里各种人在做各种事情。现在我们画画的人坚持传统还稍微容易一些，“说画画的人”坚持传统就难了，不停地被西方的现当代理论所左右，我看何家英的画很喜欢，但听他说画画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何加林：首先感谢主办方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年初的时候，中国美院国画系办了一个展览，没有开幕式，也没有请媒体报道，平平淡淡地办了一个展览，却引来了许多人关注。最后，我们的展览延期一周来满足更多的人参观，因为大家都认为那个展览是纯粹的一个教学展览。我们自己戏称“润物细无声”。美院的教育就是老师每天辛勤地工作，安安静静在那里教学生，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办个展让大家看看。今天，这个展览让我很激动，我看到一些同事和一些比我更年轻有为的老师，觉得他们画的东西那么有生命力，那么富有变化。今天的这个展览也让我有点“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参展的画家有许多是

成名的，但他们的作品没有很主体性的创作，只是平时的一些心得，画得非常安静，非常有意思，所表现出来的是他们的一种心境，这样的展览才有意义，这样的展览应该多办一些。

田黎明：现在这个社会在不停地发展进步，我们自己也生出了许多浮躁的心情。能否拿出一些新东西对一个画家来讲是比较难的，时间相对较少的同时，能够画出一张有自己内心体验、有心性的作品非常不容易，而这个展览对画家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在这个参展平台上是一个反省，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反观自己的状态。对绘画的认知和对传统的体验，作为中国画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传统的体验是要不停地进取，许多东西拿来后要仔细过滤，使自己能够达到向往的目标。在进步当中使自己安静下来，去体会、去琢磨我们先人的一些境界，并把它放到当代生活中来观照。



painting style [画里画外]

刘二刚 | 说说看画的

画画的人只顾自己画，不顾别人怎么说，自然是可以的。因为艺术本来就是自己的事，不象工厂的产品，要大批量生产、要推销给市场才有价值。艺术是个体手工劳作，一张白纸就是他的世界，从事这行劳动的人是自由的。但这里面也有高下优劣之分，有人过的好些，有人过的差些，有人碌碌无为，有人一字千金，除了画家自身的因素，社会是一个很大的衡器。你的画不拿出来则已，既拿出来，展览也罢，出画册也罢，布置也罢，卖钱也罢，就须让看画的人评说。

有人说“社会”也是一门学问，我曾视这学问为“圆滑”或曰“世故”。现在想想，也有道理，事实存在，你充耳不闻，不是自狂就是自欺。

看画的人是复杂的，老少、妇孺、工、农、商、学、兵，文化层度不一，各有各的看法，有内行，有外行，要求都不同的。你要迎合所有人，固然不可能，但你不可不听。有时外行的话说的比内行在点子上。

几次展会上，我曾混在观众当中想“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一般说，他们首先看的是你画画的是什么，而不先问这是怎么画的。这看起来很正常，也很正常，里面却关系到一个审美的取向？先重文还是先重质的问题。或者说先重形式还是先重画的意思。

既到展会上来看画的，大多是熟人来捧场，也有一些凑热闹得，借此机会，会会朋友。他们说的话多无关紧要，问这是用的什么墨啊？什么纸啊？用什么笔啊？这画框不错啊。开幕都喜欢打哈哈，谈谈说说时间就过去了，最多只是有一点印象，现在展览多，有点印象也就不错了。不过，你折腾了半天，如给人的印象反是坏印象就糟了，有人会在背后嘲讽：这家伙画外功夫不错。

办个展览，就那么几天时间，如没有人来看也就白忙了，观众倒没有什么，要紧的是去找媒体，请领导，领导来，他虽不说什么，若要一点头，说不定就会使你转运。那些想得美的画家听得乐滋滋的。

名实相符的画展倒也罢了，要是看画的人说：“我不懂”。这其实是给画家最大的难堪。“不懂”二字，一是他真看不懂，是被画展的架势懵住了，不敢说不好。再就是损人了。你忙的还有什么意思呢？也有说好的，说你的画超前啊，现代啊，你以为是好话吗？你不妨想想言下之意是不是没有传统，不耐看。说你画多么认真啊，完整啊，言下之意有缺少天真，率真的东西。说你画粗旷啊，有气势，不妨又含有了草、空洞之嫌。说你画写意啊，有文啊，言下不妨就有缺失形象的把握。说实话说有时会伤害人的。这就看画家怎么听了。

看画的人总希望画出名堂的人不断地变。这种希望“变”的意思，实际是说的“生气”，又生气地画便显出生命力。有的画家误认为这“变”是花样的变，愈变愈没有名堂了。看画的人嘴是很杂的，也有很俗气的人，他们想讨好，说你用笔像某某大师，用色像某某大师，马屁没有拍在点子上，到是点处了问题。也有教你颜色多些的，画得甜些的，题材重大些的。这么说，那么说，他们是不管你是不是适合自己的。

看画得人中偶尔也会遇到“追星族”，他们要你签名，和你拍照，和你通信，应该说也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吧，但是你不能老是沉醉在夸奖里面，你还要抓紧时间进取，这种时间的被消磨，无异图财害命。得不到他们的理解时，也会有人说这家伙傲着哩。这时你会觉得出名未必是好事。

全国美展或是一些大奖赛作品都是蛮诱人的。看得人当然不会是少，观众的神色第一是被大而吓一跳。第二是被细工吓一跳，再就是被排场吓一跳。加上花篮、灯光、音乐、电视、报刊、领导、记者，前后一忙，画似乎又增色了不少。我曾问一个作者，这画展后，拿回家吗？他说没地方放，我说：“那么就卖掉吧”，“卖给谁呀？”凭良心说这些大画都不容易，但不容易又不代表艺术价值。而操作的主办单位，协办单位仍要大张旗鼓，仍要评奖、弄业绩。把作者的心都搞花了，参展的作者多是年轻人，有热心的观众会说：你要准备两面手，就是一手伸向这个主流，另一手伸向自我，这个观众说的轻巧，叫画家脚踏两条船。说得画家更没法了。

画家少不了批评家。批评家的优点是会给画家分类，然后上纲上线，体现出批评家的高度。但中国的批评家地位似乎总没有外国批评家地位高。前些时批评家提出按润格写东西，钱这东西也坑人，俗话说“拿了人的手软”。钱出得多的，好话也就说得多了。也有批评家宣布：找我写“写好写坏都由我”，这一说，有些画家又不敢去了找了，谁会拿上钱听你批评呀。

名气大的批评家轻易说的话也会让画家想上半年，越是玄，便会越觉得深奥。等到你一觉醒来，好象抓痒又没抓到实处。真有本事的批评家眼睛是很毒的，就如同高明的医生，一眼就会指出你的关键。这当然也要看画画人的悟性，有悟性的人，那怕是妇孺外行说的话，对他也会有用。

市场也是一个看画的好地方，许多画廊、地摊上的画杂七杂八，有真有假，看画得在这里谈得最多的是个钱字。某某的值钱，某某的不值钱，某某的可以增值。他们的说法神乎其神，有时也有点道理，传来传去也会把画家名气扬出来。他们的根据有的来自拍卖会，有的来自书上的一知半解，天南地北，好像个个的都懂。玩画也会上瘾的，有的人手头有了钱，买了张三更想买李四，买了假的更想买真的，有的买主方法简单的，买一本《名画家大辞典》去找，拣头衔大的买，买错了，叫做交学费。也有把画当“股票”玩得，天天等它涨，如不见涨，这心就揪着，白替画家着急。

有人说，买已故大师的画最保险，一起已有定位，可惜画价太贵，又买不起，转而又说：那年头，某某的画只要几块钱就能买到了。甚至有的老干部说：那时某某要送我画我都没拿。想摆摆自己的资历。最是那些得到画儿又不懂得老干部子女，见画来的容易，三文

不值二文的就抛了，这就乱了市场。

搞收藏的行话是“不比财力比眼力”。得到一张好画或是在某个杂志上发现这张画是发表过的，马上会高兴的睡不着觉，说是捡到皮夹子了。

书画拍卖会上常有一些称能打赌的现象，这里有不少身缠万贯的，这时的钱常会被一口气压倒。互相竞争把画与画价已抛到一边，好像过去的石崇斗富。画画的若被一时偶然性而认定自己画的价位，那就上当了。过去人卖画需由大师来定润格，现在全由自己，你自己怎样估价自己呢？画本无价，太认真了，会耽误画画的，不认真你又被画贩子扰得不得安。

一幅好的小画和一幅差的大画放在一起，买画的大多总拣大的拿，以为讨了便宜。他们不知道真画画的常常会将一幅不满意的大画有意裁小，小而又小，为的是质量。画家以尺寸算，这是个科学而不科学的方法。

以画面的繁与简来论价，就上当了。繁应有繁的道理，简应由简的道理，这要看他会不会看。常听一些买家说：“请你多画几笔，画细一点”。也有的说“画讨喜一点”，如你画一只小鸟，他就要求再画一只，好事成双。难怪现在有“商品画”一词。

有些买画的买了画之后，顺口会说：“再请写一幅字”。这时是添一点的意思。他们不知写字虽快，但字并不亚于画难，两个字一写，基本功暴露无疑，若要再写几句跋，真比画画还要费时间。好在要添字的人也不管你写得怎样，心里上觉得赚了就高兴。

画画的经纪人已说了好多年，至今好像还没有一个成功的。这有三种情况：一是经纪人一时看走了眼，而画画的后劲不足，使经纪人赚不到钱；二是经纪人对画家包得太紧，画家失去了自由的空间，便不听从；三是经纪人实力不够，说得好，做不到，自然半途而废。什么协议，合同都是一纸空文。经纪人没有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经纪人首先应是个美学家，批评家，要有自己对艺术的远见，然后双方抱着诚信才能成功。现在的经纪人和画商差不多，他们希望所得的画家是摇钱树。古人说：“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这样想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画画的同行之间一般是不谈画的，因为画拿出来耽一眼就知道了功力的深浅。这里还有一个传统的习惯，就是“一团和气”，没必要说。尤其是对前辈或领导上司的作品，要想听到真话真不大容易。

看画的，藏画的，还有评画的，各有各的看法。画家还得拿出自己的主张。



左起：朱新建、范一民

painting style [大卡谈艺]

朱新建 与范一民对话

中国目前的书画市场 山东是一个缩影

朱新建/南京画院画家
范一民/杭州明轩主人

时间/2007年7月6日
地点/二月书坊
整理/马志磊

《画风》记者(以下简称“记”)：朱老师、范老师，今天主要想谈谈市场问题。

范一民(以下简称“范”)：中国目前的书画市场，山东市场可以说是一个缩影。山东市场对书画作品的炒作高过对艺术品本身的认知，过多地注重艺术品的市场价值，对艺术家和艺术品本身价值关注不够。他们收藏艺术品的热情主要是在市场开拓上。山东市场不是一个艺术品落地的市场，江浙地区市场相对是一个落地几率较高的市场。所谓落地，就是艺术品被终极收藏，是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山东市场主要是收和卖的市场，不是收和藏的市场。我们说要对艺术品至少拥有十年以上才叫藏，而短期拥有叫倒卖。所以，艺术家应该知道自己在与什么样的市场打交道。

朱新建(以下简称“朱”)：我想简单谈谈终极收藏和收而不藏的问题。当下中国刚从一个没有货币和商品概念的军营式生活往商品经济转变，经济形式就会表现出自发式的一波一波的炒作。比如股票、房地

产、君子兰，包括我们的中国画，像是爆米花一样，完全是一个个经济冒险，是一场赌博。西方也有这样的市场，就是不关心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只关心流通所形成的利润。虽然“五四”后，中国画的文脉像野草一样，苟延残喘始终没有灭绝，但把中国画放到经济游戏中来玩，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回顾中国艺术品市场史，当中国画突然进入经济轨道的时候，政治意味比较浓的画不受大众欢迎了，取而代之的是挂满了墙的毫无生气的梅兰竹菊，恰巧当时一些欧洲游客对于中国画也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用他们那边性价比非常划算的一种观念：十几美元就可以买个艺术品原作。并且在他们眼中石涛、八人的作品和今人的作品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因此，就引发了大批游客来买画，艺术品市场也就跟着火起来了。经济杠杆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当年画画给我带来的收益，甚至比当时一个市长收入都要多。有些我们看来很没有意义的市场行为，却刺激了绘画在一般百姓心中的地位，让他们认识到绘画不比当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差，而这也刺激了中国市场本身在慢慢地发展，到后来，自身市场发展远远超过了国外的刺激。但出现的问题是，中国的一些市场行为，没有刺激中国文化真正繁荣和发展，而是刺激了大部分学画的年轻人来瞄准市场：画比较细的好卖，画比较像的好卖，上了颜色的也好卖。当价值和价格不太对应的时候，就不容易刺激文化往好的方向发展。西方做毕加索、米开朗基罗的那些画商，自己那一代是牺牲掉了，当年玩毕加索的全部玩死，收购的价格不低，却根本卖不掉，但他们的后代可能会发点财。他们的牺牲实际是在刺激文化的发展，让大家知道东西真正有内容才会有价值，有了价值，价格才会出现，而中国却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互动。

现在的拍卖不是文化市场，应该叫古董市场、古玩市场，按道理来说，真正有价值的古董应该是国家来收藏，当下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一些文物散落民间了。现在古玩市场上的古玩可能不够多，就把中国画弄进来实验，中国画出现在拍卖市场就是忝陪末座，这种市场行为一点都不刺激中国当代文化向前发展。

记：现在一些中年画家一平方尺好几万，将来会有这个价吗？

朱：这是一个纯粹的杀鸡取卵，过不了几年，市场就会被他们搞垮。

范：艺术品市场小到中国画的市场，经过上世纪80年代第一轮的外国人认购，让我们感到价格和价值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但当时还是有一点市场互动的，不是简单的货币交换，是真正的藏家与画家之间用一瓶酒、一只螃蟹来交换的这种形式。这种情况中国自古就有，“文革”期间没有断过，我记得海派和江苏许多画家都是这样，市场是存在的，但只是交换的方式不同，规模小，没有形成价值和价格基本的对等关系。那时，人们的衣食住还成问题，就已经有这种追求，因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就在这里：我再穷，把朱新建请来，好吃一顿，让你画一幅画，这种交流方式在江浙地区根深蒂固。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开始有了部分资产，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进入了艺术品市场，我是从1987年开始买画的，而这批人还不在少数。

朱：但是这批人到后来大部分都退出了。

范：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买到2002年底，大概有十五六年。我们买画不是拿来经营的，而是爱好和财富有余，另外确实也有一个藏的概念。这些人加上原先家中有些收藏的人组成的人群，是中国文化事业发展、文脉传承、文化市场建立的最根本的土壤。这些人即使再穷，他们看到好画还是要买，是一种精神的需求。

朱：我觉得是一种瘾，就是说，这种类型的享受在他的生活中已经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生活质量是被这个东西所左右，就像吸烟喝酒一样。

范：艺术市场应该更多地培养这样的人，要把一部分财富支配到精神领域消费，支配到真正意义上的收藏，要慢慢地渗透和引导，但很可惜，中国的书画市场没有给予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这些都是画家、画廊、拍卖公司应该做的，画廊其实就是让更多的人成瘾。

朱：这个成瘾就是造酒和喝酒的人都要有这个瘾，因为他们知道什么酒好什么酒不好。这不单单是酒瘾，更重要的是种满足感，并且不太重视包装，现在都是在重视包装。

范：本质意义上市场如果是有序的、理性的，有足够耐心的话，会带动更多的人成瘾，大家也就都有互动。

朱：它不同于国外的商品，把大部分的金钱都花在包装和广告上，而酒本身是没有什么度数的，大家都在比谁喝的酒贵。

范：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现在，中国人在拼命地攫取财富，这十几年的经济动力就是如何在短时间内攫取大量财富，这是中国当今社会的基本形态。这种动力就形成了投资和炒作，培养功夫根本就没有耐心去做。这时，拍卖行、投资者、企业家发现中国画是可以拿来炒作和谋取利润的。

朱：这是杀鸡取卵、饮鸩止渴。比如浙江某画家，他的画昨天每平方米3000元，今天就每平方米40000元了，山东、河南，就不乏倾家荡产、借高利贷来猛买的人。买了大约价值一千万的画后，买画的人以为明天可以每平方米45000元卖掉，结果是两万一平方米都卖不掉了，这样弄得某画家自己经常受到威胁，如果他的画降价了会被杀掉。所以这种杀鸡取卵的方法对画家、对买家乃至对整个中国画市场都是很大的伤害，这样反复几次就没有人敢介入这个市场了。

范：由于没有理性，没有耐心，投资和投机者发现画能挣钱后，开始投入大量的资金。如果说他们在第一轮的时候还是有所贡献的，起到活跃中国画市场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就是毁灭了。之所以说第一轮有所贡献是因为：当大量的资金涌入这个市场，对于艺术家和经济有一个刺激的作用，但是这种刺激一旦过度，心态就乱了，艺术家觉得自己的艺术品可以值那么多钱的时候，首先自己就吓了一跳，开始产生幻想，丢失自己的艺术本位，同时开始有意无意和炒作者、投机者合谋炒作市场，从中攫取价值。

朱：就我自己来说，画卖的价格并不高，拍卖的价格甚至比早年还有所下降。之所以这样，我认为：第一，我的画稿大，我想画画是我自身要完成的一件事情。我首先要保证的是我最大自由的画画，如果我画不好，那么是我能力有限，但我要是画得不够自由，那就是我自己造孽了，这是我绝对不要去做的事情。现在如果我把我的画价抬高到每平方米10000元，我就要花更多的力气去维持我的画价。同买家打交道，买家如果眉头一皱说喜欢画得细一点，我即使

是心里再不高兴，但回家也要往细画一些，因为我要维持每平方米10000元的画价。如果他再说喜欢这个地方有点颜色，本来我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必要上颜色……这样天长日久你自己就丧失了自我。简单看，就是毛笔在纸上画一下，但一个是自己像过酒瘾一样，一个是那边拿着钱在等着你：不能这么画，这么画一万是不给你的。虽是同样的一个动作，可是里边的内涵完全不一样。

我为了享受那种游戏所带来的深度快乐，宁愿卖的价钱低点，我要那么多钱干嘛？我一天也抽不了十包烟。

范：我看你的画也有十年左右，那么在今天中国画市场低俗的状况下，你的画却还卖得动。为什么？我认为有两点：第一，你的画对于一般受众来说，很难看，反过来说买你画的人是真正对你的画有一定的认识，从里边琢磨出点味道；第二，他觉得付出这点钱和他得到的心理安慰是匹配的、平衡的。

当一个画家的画价一年内从每平方米8000元涨到40000元的时候，就会谋财害命。一、自高自大的私欲极度膨胀；二、物质欲望的极度膨胀，认为自己是几千万的身价。这两方面膨胀的结果是自我爆炸，爆炸就会毁掉他的艺术生命，并且这种毁灭是一毁俱毁的，买家、炒家都毁了，他把最忠实他的收藏家、忠实他的推荐机构也毁掉。

朱：好比一个长得不太漂亮的良家女孩，她的言谈会让你观察出美来，如果是一个非常漂亮、身价也很好的妓女呢？她的职业化微笑会让你觉察不出美来，即使她以后从良了，想去好好地谈恋爱，那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她回不去了。

范：她以前挣过大钱，现在必须挣大钱。过去有个说法叫来世报，如今不是了，叫现世报。因为节奏快了，有可能是两三年就有报应。现在许多画家对自己的艺术品价值和市场价值、市场规律十分盲目。

朱：玩中国画这个游戏的过程是修炼自己的过程，是一种快感转移，物质上摸得到的看得着的享乐是非常有限的。

范：中国画就有这个瘾，年纪越大会越喜欢。物质欲望和生理欲望都降低了，精神欲望上升了，中国